王荊公年譜考略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二 自治平二年至三年四年

治平二年乙巳年四十五

公在江寧居喪

辭赴闕狀 治平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右臣准中書劄子伏奉聖恩以臣喪服既除特授故官召令赴闕臯逆餘生倘蒙齒錄非臣隕首所能報稱理當即日奔走就塗而臣抱病日久未任跋涉見服藥調理乞候稍瘳即時赴闕謹具狀奏聞○

辭赴闕狀二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體認朝廷累降指揮疾速發來赴闕臣愚無狀屢蒙聖恩逮及自非抱疢不任職事豈敢故爲逋慢臣近已奏陳乞一分司官於江寧府居住伏望聖慈特賜矜許所冀便於將理終獲有瘳則臣雖自知無補於聖時猶當乞備官使仰副朝廷眷錄之意○辭赴闕狀三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合依累降指揮發來赴闕螻蟻微誠不能感動至煩朝廷恩旨屢降臣實惶怖不知所爲伏念臣本以孤生實無才用誤蒙仁宗拔

擢備数從官當大行皇帝亮陰之際始以親喪解職久尸榮祿無補聖時今陛下以仁孝之資紹承聖緒臣於私養既無所及唯當追先帝之遇致身於陛下之時若自度力用堪任職事何敢遁慢朝廷詔令至於經涉歲時緣臣自春以來抱疾有加心力稍有所營卽所苦滋劇所以昧冒奏陳乞且分司實冀稍可支持郎乞復備官使天聽高邈未蒙矜允雖欲扶伏奔走闕庭而力與願違不能自強伏望聖慈察臣懇廹命檢會臣累奏特賜指揮臣無任瞻天屏營激切

之至

考畧曰是年七月公方服除而英廟郎趣召赴

闕至於再三公旣皆以疾辭猶自乞分司稍獲

有瘳卽時赴闕其於君臣恩義並隆矣備錄於

此以證他日呂誨許奏之妄

上富相公書○某以閣下在相位時獨蒙振擢在

常人之情固以歸德於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

以至公佐天子進天下士而某適以不肖誤在

選中閣下非故為賜也則某宜不知所得矣及

以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閣下以上宰之重

親仙手筆拊循慰勉過於朝夕出入殿陛之人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繫於私心而雖在攀號摧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近聞以旌纛出撫近鎮而尚以衰麻故不得參問動止卷卷之情何可以勝日月不處既除喪矣而繼以疾病又念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達故曠日引久而闕然不卽叙感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察之而已伏惟閤下以盛德偉譽豐功茂烈爲天下所鄉往而又忠言讜議終始如一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乜於祝頌也伏惟體道

爲國自重以荅與人之心幸甚

考畧曰此公除喪後報謝鄭公弔問之勤也郎此一書而前此獨掌拔擢歸於佐天子進人才而不以爲德誦言之而不以爲嫌是時又有上宋相公庠書上張樞密昇書諸公皆以輔相之貴負天下重望發使弔問撫循備至慶歷元年宋公自參知政事守本官知揚州而安石甞爲其幕屬乃至久而加親如此而安石之賢可知矣後來造辯姦者矜言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明允獨不往夫往何足爲安石輕重即不往豈

舉賢於朱富諸公也哉不知所得疑作德

附曾葦與王介甫第三書○葦啟八月中承大夫人大祥於鄞中寓書奉慰十月梅厚秀才行又寓書不審皆到否昨日忽被來問見慰積日之思深甫殂背痛壽同之前書已具道矣示及誌銘反復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甫而有合乎彼則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過千歲以來至於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過三數人爾則於深甫之沒尤爲可痛而介甫於此獨能發明其志讀之滿足人心可謂

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顧猶見使商搉所未安觀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壽不得成其材使或可以準今或可以覺後是介甫之意也而其首則云深甫書足以致其言是乃稱深甫以未成之材而著書與夫本意違矣願更詳之孟子之書韓愈以爲非軻自作理恐當然則所云幸能著書者亦惟更詳之也如何幸復見諭所云讀禮因欲有所論著頃嘗爲介甫言亦有此意顧不能自強又無所考質故莫能就今介甫既意及於此願遂成之就令未可爲書亦可

因得商榷矣相别数年聲在此全純愚以静俟
厥無大悔顧苟祿以棄時日爲可悵惜未知何
日得相從講學以蘄其所未及盡其所可樂於
衰暮之歲乎此日夜所惓惓往來于心也示諭
溲血比艮已否即日不審寢食如何上奏當稱
前某官十数日前見劉琮言已報去承見問故
更此及之爾今介甫果以何時赴召乎不惜見
諭子進弟奄喪已易三時矣悲苦何可以堪二
姪年可教者近已隨老親到此二尤小者六舍
弟尚且留在懷仁視此痛割何可以言承介甫

有女弟之悲亦以㬊更時序竊討哀戚何以自勝餘惟强食自愛不惜時以一二字見及不宣

聾敬上

考略曰此書作於治平二年冬介甫年四十五子固年四十七介甫作同學一首在慶歷二年至是已二十四年矣中間書問之頻相知之厚其詩文具見於二家集中而此書猶云何日得相從講學勗其所未及而盡其所可樂於衰暮之歲則前乎此可知矣從此治平四年介甫出判江寧府又二年爲熙寧二年介甫參知政事

而子固出守越州亦非由議新法而出也自是
轉走六郡在外十二年及元豐二年子固上殿
入對則介甫致政歸金陵已四年是其中間十
一年兩人未嘗相接於朝故吾由治平二年子
固致書介甫而後至元豐二年其歲月可考如
是吾不知世傳兩人始合而終睽者顧在何年
也又元豐三年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所稱
道吾君吾相之美相與有成詳矣吾相非介甫
乎設子固果有大不悅於介甫卽不直斥其過
可矣亦何至稱道其美若是則吾不知世傳兩

人始合而終暌者又因何事也惟子固過介甫歸偶成詩曰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迕知者尙復然悠悠誰可語似作於熙寧二年是時新法初行舉朝譁然子固安得無言次年韓歐二公論青苗亦皆見之章疏然在朝言朝其於交遊故舊何嫌何疑哉

王深父墓誌銘○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巳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

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濶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醜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

邑尙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歿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没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

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
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
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
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
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
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
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
祔銘曰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
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

歸形此土

祭王回深父文○嗟嗟深父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父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維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為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為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為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父子尚知否

考畧曰深父為介甫所深交見於書牘甚多其死也為文而祭之其言尤悲痛介甫守道安貧

所與遊皆砥礪廉隅若孫正之王逢原常夷甫
王深父其尤著者也
治平三年丙午年四十八
四月蘇明允卒年五十八〇考略曰明允卒非
所紀也紀乎作辨姦者実爲命相制曰已先見
於嘉祐初年也
治平四年丁未年四十九
公在江寧
正月庚戌朔丁巳帝崩於福寧殿壽三十六崩
號英宗帝即皇帝位

附二月歐陽修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未錄

三月歐陽修知亳州

二月王雱登許安世榜進士時年二十四歲調旌德尉

閏三月王安石出知江寧府

辭知江寧府狀○右臣今月十九日進奏院遞到勅牒蒙恩差知江寧軍府事犬馬之疾自隔清光天地之恩曲垂眷憐以臣邱墓所在就付兵民之權非臣肝腦塗地所能報稱萬一然臣所抱疾病迄今無損若輒冒恩寵勉與當領路大

藩恐力用無以上副朝廷寄任伏望陛下察臣如此儻以臣遠侍先帝未許分司則乞除臣一留臺宮觀差遣冀使將理終獲有瘳誓當捐軀少報聖德所有勅牒臣未敢祗受已送江寧府收管謹具狀奏聞○考略曰乞除留臺宮觀差遣見此是爲治平四年也

知制誥知江寧府謝上表○稽違詔令經涉歲時先帝登遐既不獲奔馳道路陛下即位又未嘗聽望闕廷所憂後至之刑誅敢冀就加於官使雖知罷勉尙懼顛隮蓋聞因任以責羣材原省

以通衆志厥或𢹂能而可用則雖負疾而見容而臣者逮侍先朝叨官外制惓惓許國雖有愚忠没乜隨人但尸榮祿銜哀去位嬰疾彌年望絶寵光分投冗散伏遇皇帝陛下紹膺尊極俯燭幽微延之以三節之嚴付之以十城之重比緣禋祀特有褒封申命曲加因郵併賜唯是士風之美素無犴獄之煩久寄託於邱墳粗諳知其閭里念雖閉閤始弗願於承流以比造朝或未妨於養疾矧恩勤之屢迫且遜避之不容敢不少嘗體力之所任祗奉詔條而爲治與逃大

戾仰稱殊私臣無任○考畧曰殊恩勸之屢迫
日遜避之不容必已辭之不允而後受之也

廟議劄子○准中書門下奏准治平四年閏三月
八日勅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
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
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
嚳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
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
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本朝自僖
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

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祀重事所宜博考乞以臣等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考畧曰是年九月祧僖祖及文懿皇后祔英宗神主於太廟是此議之未行也

附朱新安祧廟議狀節錄 ○熹既爲此議續搜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上而有僖

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爭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已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葢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熹竊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以爲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

但以衆人不免自有爭較彊弱之心雖於祖考
亦亡遜避故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僖祖則民
無得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僖祖又見司馬
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
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
堅守三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所
以無故生此紛紛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
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决之是非可坐判矣并
乞詳察

除翰林學士謝表九月

○臣聞人臣之事主忠在

不知學術而居寵有冒昧之心人主之畜臣忠
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惻怛之意此有天下國
家者所以難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難於
進取也學士職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諫為官非
夫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
恥之操足以咨諏而不疑章劇潤色文章之才
足以付託而無負則在此位為無以稱如臣不
肖涉道未優初無舉匕過人之才徒有區匕自
守之善以至將順建明之大體則或疎濶淺陋
而不知加以憂傷疾病以棄里閭辭命之習蕪

忝積年罷勉一州已爲忝冒禁林之選豈所堪任伏惟皇帝陛下躬聖德承聖緒於羣臣賢不肖已知考愼而於言也又能虛已以聽之故聰明睿知神武之實已見於行事日月未久而天下翹首企踵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於此時實被收召所以許國義當如何敢不磨礪淬濯已衰之心紬繹溫尋久廢之學上以備顧問之所及下以供職司之所守臣無任

賜允守司徒兼檢校太師兼侍中韓琦乞相州詔

○勑韓琦卿以公師之官將相之位統臨四路

屏扞一方寄重任隆羣臣莫比雖罹疢疾冀卽有瘳而章書頻上來以病告宗工元老視遇有加恩禮之間然何敢薄重違懇惻姑卽便安

賀韓魏公啟○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靡倫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聽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間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

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疢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敉寧四方崛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其久明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

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
自絕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遜聞新命竊仰遐
風瞻望門闌不任鄉往之至○考畧曰此煌匕
乎宇宙大文也琅匕乎歌聲若出金石也魏公
一代偉人得此懸諸日月可以爲傳爲銘爲贊
雖有他作弗敢請已

賜允觀文殿學士尚書左僕射新除集禧觀使富
弼辭免乞判汝州詔○卿翊朕祖考功施於時
德善在躬終始如一祠庭置使實近闕門邦有
大疑庶幾求助忠贊體國義乃可留而引喻再

三便於出守重違懇惻姑即所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〇是年十月新除集禧觀使自乞汝州也

考略曰世傳王安石當國設宮觀之官以處異議者久矣及閱池北偶談則遂確指熙寧二年爲安石增置之法非祖宗故事且援邱文莊世史正綱以爲證余因檢訂年譜至安石辭知江寧府赴闕狀乞除臣一宮觀差遣則治平四年閏三月也熙寧元年十月富弼以觀文殿學士新除集禧觀使乞判汝州是時安石當內制有

勑則知此官非始於熙寧二年明矣因考之職
官志曰宋制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先時員數
絕少熙寧以後增置焉又曰在京宮觀舊制以
宰相執政充使前宰執留京師者多除宮觀以
示優禮則又知富弼除集禧觀使猶循故事也
更考慶歷八年王德用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除會靈觀史皇祐元年賈文元爲祥源觀使嘉
祐二年以檢校太師充景靈宮使此皆熙寧二
十年前大臣爲朝廷所優禮歷七見於臨川集
中此外宜未可悉数也熙寧初朝廷議廢宮觀

使副都監安石曰宮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爲冗散然今所置但爲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而不以職事責之者也廢與置其爲利害亦不多若議冗費則宮觀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使提舉都監爲可省也據此則安石當國安有增置員數之事職官志亦緣謗者之言而采入之耳嗚呼博洽如瓊山池北而於祠祿所由來載於諸書者若全未之入目喋喋奚爲也

九月以權御史中丞司馬光爲翰林學士

十月詔將作監王簿常秩赴闕

考畧曰據常秩本傳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辭熙寧三年詔郡以禮敦請四年始詣闕而熙寧新法已徧行於天下矣及後又云後安石爲相更新法秩獨以爲是一召即起而毀者即據以爲說是何與前所叙述履歷亦全不合也餘詳著於熙寧十年墓表後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三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三　治平四年下

治平四年

濮議紀事治平二年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六月己酉詔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奉濮安懿王典禮甲寅罷尚書省集議令有司博求典禮務在合經三年正月丁丑皇太后下書中書門下封濮安懿王宜如前代故事王夫人王氏韓氏任氏皇帝可稱

讀本

親尊濮安懿王爲皇夫人爲后詔遵慈訓以塋爲園置守衛吏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祠事如皇太后旨壬午黜御史呂誨范純仁呂大防三月辛酉黜諫官傅堯俞御史趙鼎趙瞻辛未以黜呂誨等詔內外治平四年庚戌朔丁巳帝崩於福寧殿神宗即皇帝位二月歐陽修乞根究蔣之奇彈疏三月壬申歐陽修知亳州

附歐陽修濮議○英宗皇帝初即位旣覃大慶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

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其議遂格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其奏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册命而制册有式制則當曰某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其册則當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册命爾爲某官某王而濮王於上父子也未審制册稱爲何親及名

與不名乃再下其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
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
齊衰不杖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
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
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
亂之世不可以爲法唯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
君也皆稱其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
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
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

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旣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言者一切留中上聖性聰睿英果燭理至明待遇臣下禮極謙恭然而不爲姑息臺官所論濮園事旣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從者又多寢而不行臺官由此積忿出怨言弁怒中書不爲施行中書亦嘗奏云近

日臺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謂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爲拒諫之主乞畧與施行一二事上曰朝廷當以至公待天下若臺官所言可行當即盡理施行何止畧行一二若所言難行豈當應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强行之豈不害事耶中書以上語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請上仍問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韓琦已下相顧曰實無之因曰如此則未有是時雜端御史数人皆新被擢用鋭於進取務求速譽見事輒言不復更思職分故事多乖繆不可施行是時京師

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無數而軍營尤甚上以軍士暴露聖心焦勞而兩府之臣相與憂畏夙夜勞心竭慮部分處置各有條目矣是時范純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聽所言何事而第一劄子催修營房責中書何不速了因請每一營差監官一員中書勘會在京倒塌軍營五百二十坐如純仁所請當差監官五百二十員每員當直兵士四人是於國家倉卒多事闕人之際虛破役兵二千人當直五百員監官而未有瓦木笆箔一併興修未得其狂率疎繆如此故

於中書聚議時臣修不覺笑之而臺中亦自覺其非後數日呂大防再言乞兩省共差一官其所言煩碎不識事體不可施行多類此而臺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故呂大防又言今後臺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書具因何不行報臺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漸傳於士大夫間臺官親舊有戚而激之曰近日臺官言事中書盡批進呈訖外人謂御史臺爲進呈院矣此語甚著朝士相傳以爲戲笑而臺官益怏怏慚憤遂爲決去就之計以謂因言得

罪猶足取美名是時人主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失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決去就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然是時手詔旣已罷議皇伯皇考之說俱未有適從其他追崇禮數又未嘗議及朝廷於濮議未有過失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已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況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使他人作奇貨

上亦已决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中是臺官愈益愧恥既勢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買名故其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爲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爲首議之人恣其醜詆欲兩制以朝廷不用其議意已有不平及臺憲有言遂翕然相與爲表裏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識禮義者不知聖人重絶人嗣凡無子者明許立後是大公之道但習見閭閻俚俗養過房子及異姓乞養義男之類畏人知者皆諱其所生父母以爲當然遂以皇伯之

議爲是臺官既挾兩制之助而外論又如此因以言惑衆云朝廷背棄仁宗恩德崇奬濮王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語云待將濮王入太廟換了仁宗木主中外汹汹莫可曉諭而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爲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爲姦邪太常博士孫固嘗有議請稱親議未及上而臺官交章彈之由是有識之士皆鉗口畏禍矣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畧草一事目呈進乞依此降詔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

爵爻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爲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乃是歲九月也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禮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爾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

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書本意是日韓琦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趙槩與臣修在垂拱殿門閤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爲因請就致齋處召韓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

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進呈詔草以塋爲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詔施行初中外之人爲臺官駈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奪仁宗正統故人情洶洶及見手詔所行禮數止於如此皆以爲朝廷處置合宜遂更無異論惟建皇伯之議者猶以稱親爲不然而呂誨等已納告勅杜門不出其勢亦難中止遂專指稱親爲非益肆其誣罔言琦交結中官蘇利涉高居簡

惑亂皇太后致降手書又專指臣修爲首議之人乞行誅戮以謝祖宗其奏章正本進入副本便與進奏官令傳布誨等既欲得罪以去故每對見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數諭中書云誨等遇人主無復君臣之禮然上聖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久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猶數遣中使還其告勅就家宣召既决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蓋濮園之議自中書始初建請以至稱親立廟上未嘗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虛懷恭已一付大臣與

有司而惟典禮是從爾其不稱皇伯欲稱皇考
自是中書執議上亦無所偏執及誨等累論久
而不决者蓋以上性嚴重不可輕回謂已降手
詔罷議故稱伯稱考一切置而不議爾非意有
所偏執也上嘗諭韓琦等云昔漢宣帝卽位八
年始議追尊皇考昨中書所議何太速也以此
見上意愼重不敢輕議耳豈欲過當追崇也至
於中書惟稱號不敢用皇伯無稽之說欲一遵
典故耳其他追崇禮数皆未嘗議及者蓋皇伯
皇考稱呼猶未决而遽罷議故未暇及追崇之

禮也其後所議止於郎園立廟而已如誨等廣
引哀桓之事爲厚誣者皆未嘗議及也初誨等
旣決必去之意上屈意留之不可得趙瞻者在
數人中尤爲庸下殊不識事體遂揚言於人云
昨來官家但不會下拜留我耳以此自誇有德
色而呂誨亦謂人曰嚮若朝廷於臺官所言事
十行得三四使我輩遮羞亦不至決去由是言
之朝廷於濮議豈有過舉逐臺官豈是上本意
而誨等決去豈專爲濮議耶士大夫但見誨等
所誣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誨等用心者

但謂以言被黜便是忠臣而爭爲之譽果如誨
等所料誨等既果以此得虛名而薦誨等者又
欲因以取名夫揚君之惡而彰已善猶不可況
誣君以惡而買虛名哉嗚呼使誨等心迹不露
而誣罔不明先帝之志不諭於後世臣等之罪
也故直書其實以備史官之采

考畧曰予讀宋史至熙寧二年呂誨論王安石
十事既條錄入年譜而有所論著詳矣而弁錄
及歐陽修濮議何也嗚呼此宋室朋黨之禍大
起於熙寧新法而其端已肇於治平濮議洎乎

元祐紹聖則顯以朋黨互相報復而洛黨蜀黨之名亦立其禍蔓延而不可止以與宋室南北相終始可勝嘆哉曩者景祐慶歷之際臺諫官嘗攻大臣宰相矣當是時天子詔戒百官朋黨而歐陽修亦爲朋黨論以進未幾而范呂之怨已解而國事亦無所廢卽諸臺諫落職者亦相次進用寖尋至慶歷嘉祐而天下駸駸嚮盛治矣韓琦歷相仁英爲社稷臣巖巖具瞻負天下重望歐陽修文章高天下直聲振一時蘇子瞻謂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居多非虛言

也自濮議起而攻韓歐者盈庭其肆爲醜詆者呂誨也而其主張彭思永奏藁尤誣罔不可堪忍夫濮議以塋爲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祀其典禮止此其事已數言而決豈復尚有餘憾哉而當時臺諫所必爭者祇在於稱親也稱皇伯也稱皇伯考之於古則無稽而稱親則證之儀禮爲有據且自古人臣公忠爲國每遇朝廷有大舉錯或因同列不合而爭論於人主之前或委曲難明必詳發於章奏之間期於是非明白而後止而於已無與也即使中書稱親

之言果非耶亦何至如思永曰亂大倫滅人理
曰含生之類發憤痛心曰奸邪之人希恩固寵
自爲身謀害義傷孝曰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
罔聖聽支吾言者夫使思永斯言施之韓歐二
人爲可信則是二人者尤不在意見之各殊而
在設心之不肖自是而韓琦歐陽修眞無以自
立於天地之間矣而豈其然哉使其不然則王
張思永奏藁者何忍而爲是言一至此極耶余
考治平二年四月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治
平三年正月詔以塋爲園即園立廟而黜御史

范純仁呂大防又黜諫官傅堯俞趙鼎趙瞻又以黜呂誨等詔內外則皆以濮議故也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卽位二月而以帷箔之私汚歐陽修者蔣之奇也而蔣之奇所從來則得之攻濮議之彭思永也夫濮議定於期年一旦新君初立甫及一月而遂借他事中傷以洩其濮議未慊之懷可乎且歐陽修以孤甥女事嘗見誣於錢明逸乃在於慶歷五年其事已白於仁廟至是二十三年矣而思永之奇乃以修婦弟薛良孺謗言公然奏之初立一月之新君而

第曰風聞其母乃玩君於股掌之上而誣爲是
嘗試乎歐陽修乞根究蔣之奇劉子至十餘上
而之奇曰所從來得之彭思永及詰思永所從
來亦唯曰風聞夫此何如事是歐陽修所謂禽
獸不爲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也思永既不
能指其所從來而猶曰風聞者所以廣聰明也
而必以問所從來罪之是廢國家開言路之法
尤爲遁辭知窮而其說之必不可通者也夫法
許風聞入告者亦以人主居處深宮勢不能周
知外事而人臣在外耳目尤近即其所謂風聞

者亦必實有是事而非僅如風之過耳不留又如風之旣去而不可捕也况於帷箔曖昧之事夫人皆知其未易究詰卽在閭閻議論猶防其毀譽失實致傷公道豈思永之奇以之入告其君而可不預爲之計乎使不預爲之計而冒爲入告是歐陽修所謂欲以無根之謗絕無形迹便可加人則人誰不可誣人人誰能自保者洵有之矣而因使朝廷風聞入告之法徒爲小人挾私報怨之具又何聰明之可廣而言路之可開也乃再踰年爲熙寧二年而其首攻安石者

呂誨也共攻新法者范鎮范純仁則皆爲攻濮議之人也夫當熙寧二年六月呂誨具奏王安石是時新法猶未盛行而其所摭十事以爲得之目睹實迹者已不免出於誣罔嚮使新法不行安石卽辭位而去而以呂誨范鎮諸人在朝必不能安於無事何也以韓琦歐陽修之賢在位數十年之久天下賢人君子仰之如泰山北斗者之衆而其醜詆之辭擠之於大奸大惡雖盧杞不是過者又何有於爵位名聲之不如韓琦歐陽修者耶唯安石辭位之心甚切而神宗

信任之心愈堅故安石相熙寧八年諸人以忿戾而去而神宗之任用安石如故也安石歸金陵十年而神宗元豐之政未改於前諸人猶不得而與之也自神宗崩哲宗以十齡幼主新立而嚮時攻濮議之人與攻新法之人皆一時並進而元祐之局一變而是時洛黨蜀黨之名亦已立矣紹述之說起而攻元祐者其局又一變要之安石本無有黨也惟元祐攻行新法之人必以黨安石爲名而怒如水火迭加竄逐視前攻濮議攻新法尤甚故其後攻元祐者不得不

以紹述爲名而若甚黨安石也而其實安石無黨也自是而崇寧大觀以至於宣和靖康而極則皆朋黨之禍爲之也吾故曰宋室朋黨之禍其端已肇於濮議遂與南北相終始不信然哉故吾錄荆公年譜而必及歐公濮議凡以爲荆公也嗚呼以歐公之濮議一萬五千言曾子固之爲人後議二千五百言其說亦已繁而其爲言亦詳而明矣而後之論濮議者猶不以歐曾二公之言爲是則洵乎曲學偏見之士未易以口舌爭而予又何以云哉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四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四 自熙寧元年至熙寧二年

熙寧元年戊申年四十八

正月甲戌朔改元

四月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

七月賜布衣王安國進士及第

賜弟安國及第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恩召試臣弟安國賜進士及第注初等職官者儁乂之求外覃草野龍光之施首逮門庭竊以躬國論聽

斷之頗而察知孤遠之行署門資貢舉之法而拔取滯淹之才山林之所誦說而難遭閭巷之所驚嗟而罕見伏惟皇帝陛下協德穹昊比明羲皇博臨四方洞照萬物如臣同產爲世畸人少遭閔凶自奮寒苦雖強學力行粗有時名而少偶寡徒幾絕榮望豈期聖聽俯及幽潛遂使窮途坐階韭寵獎以詔書而試藝賜之科第而命官祿不逮親既永乖於養志仕非爲已當共誓於捐軀臣無任

附吳孝宗與張江東論事書○昨日辱諭以欲

敦遣王安國而有所不可者試爲閣下評之竊以安國雖江西人而其父乃楚江東今之應進士諸科舉皆以墳墓爲據使安國若江東應舉無有不可豈有可以應舉而不可以敦遣哉矧安國未嘗身居江西其應舉則在淮南及開封府今縱使江西舉之亦不過按虛籍耳非安國身居江西其在江西應舉也閣下又謂近人多舉安國今更從而舉之則爲詭隨且必取笑此又失之矣夫自昔稱賢如孟荀揚韓之屬前人已誦之矣而今人又從而誦之雖閣下亦曉夜

與今人同誦也然未嘗見閣下以詭隨取笑爲疑焉昔之賢乎其已死矣與人同誦而不疑及方今生在之賢則疑而不敢與人同舉則是閣下勇於誦死賢而怯於舉生賢也人之好賢死生如一今誦死則勇而舉生則怯則是凡謂賢者特利於死後而不利於生在時也特可俟其死後論之以爲美談而不可及其生在時舉之以爲實用也此何謂哉爲閣下計者問安國賢不賢爾不當問其曾有人舉也抑不知閣下謂安國果賢耶果不賢耶不賢則閣下自不當識

之如以爲賢閤下之舉是舉賢也夫舉賢則賢者盡喜旣盡喜矣尙安有笑則笑者必是不賢也苟得賢者喜矣尙何暇慮不賢者咲哉況賢者喜則不賢者咲又理適然也古之人見一善則爭先爲之惟恐在後未聞有慮取咲而止者如使善人每作一善必先慮不賢笑則僕恐善人有見善而不爲者矣且安國之名其著者久非是近人未舉時天下不知及舉然後始知也然則安國之賢不發自近人而閤下又何以詭隨取笑爲疑哉蓋前世舉賢未必出於一夫之

即見信而見用也必也甲既唱之乙從而和焉乙已和之而丙又從而唱焉併力舉之然後庶乎其人始見信而見用也今則不然甲既唱而乙與丙曰吾恐詭隨而取笑則賢者老死於巖穴之中而人主寧相有不開不悟乎廟堂之上矣惟閣下裁之孝宗之於安國相愛最厚閣下所知也而孝宗不以私黨自嫌者猶前志也閣下之愛孝宗亦可謂深矣儻事有秋毫於不義而固勸閣下使為之則孝宗之罪何誅惟明察焉

考異曰嘉祐五年歐陽公有送王平甫下第詩自慙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為侍從官此書亦必在於嘉祐間以無歲月可考附錄於此孝宗亦才士文久不傳惜此書錄於文鑑中歐陽公嘗以曾子固儗之若此文真不愧相頡頏也

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劄子○臣今日蒙宣諭召以孫覺令吏人寫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怪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主所當譴怒既又反復思惟陛下以覺為可聽信故擢在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

言於朝廷以逓上心於義未爲失也但令吏人寫章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値明主危言正論所無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唯有姦邪小人以枉爲直懼爲公論之所不容則惟恐其言之不密君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有姦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恐盛德之世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爲上下各有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

猜防則恐喜人君子各顧形迹不敢盡其忠讜之言而姦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行譖慝也若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自安臣亦以爲不然漢高祖雄猜之主也然鄂秋明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以此爲嫌陛下聖質高遠自漢以來令德之主皆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爲法奈何心存末世褊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爲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爲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爲

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考畧曰此奏祇載文鑑而本集無有中及陳升之事以孫覺本傳考之應錄於熙寧初元莘老與介甫交最厚此論情辭洞達至公至明再踰年而莘老以不附新法而罷在朝言朝而二公之賢自在也

十二月庚申以判汝州富弼爲集禧觀使詔乘驛赴闕○考略曰據前內制載賜乆新除集禧觀使富弼辭免乞判汝州詔是弼實未領觀使

而卽赴汝州矣本紀載治平四年十月罷判河陽似卽其時也內制又有賜判汝州富弼赴闕詔二道則必是此十二月而本紀又云爲集禧觀使悞甚次年二月以富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曷嘗召入爲觀使哉

熙寧二年己酉年四十九

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參知政事

辭免參知政事表〇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餘如故者才薄望輕恩隆責重敢緣聰聽冐進忱辭竊以建用宗工輿圖

大政以人賢否爲世盛衰矧休運之有開須偉
材而爲輔豈容虛受以誤明揚如臣者承學未
優知方尤晚先朝備位毎懐竊食之慚故里服
喪重困采薪之疾皇帝陛下紹膺皇統俯記孤
忠付之方面之權還之禁林之地固已人言之
可畏豈云國論之敢知忽被寵靈滋懐媿恐伏
望皇帝陛下考愼所與燭知不能許還謬恩以
允公議庶少安於鄙分無甚累於聖時臣無任

除叅知政事謝表節錄○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德
懋旁求志存遠舉隆寛盡下故忠良有以輸心

公聽並觀故讒慝不能肆志矧睿謀之天縱方
聖治之日躋思稱所蒙致忘自竭違猷經國雖
或媿於前修直道事君期不慚於素守
考畧曰公入朝未久是時已不能無違言故表
云公聽並觀故讒慝不能肆志直道事君期不
慚於素守固已微露其端而公之挺特自任亦
於斯具見矣
二月陳升之王安石創置三司條例議行新法
乞制置三司條例 二月○竊觀先生之法月鐵之
內賦入精麤以百里爲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

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爲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

歲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違方有倍
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
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
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刬刷殆無餘藏諸司財用
事往乜爲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
之不足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
至或倍其本数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産
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
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
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

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数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叅議施行

四月遣使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

進戒疏 五月（熙寧二年五月十一日朝散大夫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賜紫金魚袋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已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

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爲七十而后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於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于此

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値聖人之時甚難天旣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考略曰明理知人然後能用人則法度可行風俗可成此北宋諸儒崇尙經術故其言不淡迂濶而荆公其尤也

呂誨論王安石　六月○臣切以大姦似忠大詐

似信惟其用舍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僞而辨行僞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陛下卽位之初起王安石不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爲學士縉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之得以適其用也及進二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覩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

所共知者臣畧疏十事指目覩之實迹冀上寤
於宸監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
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争鵪鶉公事舉駁不
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
宗皇帝上仙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
滿託疾堅卧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
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
就除江寧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
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毎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
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

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用

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料察司舉駁多不中
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脅許遵誤
斷謀殺公事力爲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
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
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
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
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
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
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
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翳希進奔走

門下唯恐其後皆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覩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己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勑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御座之前惟肆強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諠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

較其是非任性凌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於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搉財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辨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姦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臣究安危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於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小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眞僞況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

然詆許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苦寄職分難
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考畧曰安石文章風節天下稱賢及相神宗行
新法而舉朝譁然攻之其斥爲奸邪而先見於
章奏者呂誨也世傳司馬溫公言呂獻可之先
見范景仁之勇决吾不如也是果溫公之言歟
考熙寧元年四月詔王安石越次入對二年二
月叅知政事六月呂誨以論王安石罷知鄧州
是由越次入對至是裁踰期年中間摭入十事
內則皆衆所共知者安在其爲有先見之明也

予因是爲次其說於後其一曰謗以盧杞比安石方謂所疏十事必有大不得已於言者而乃首舉爭鵓鴿一案其事在嘉祐之末至是巳六七年是亦不可以巳乎治平二年七月安石服滿英宗趣召赴闕至於再三安石亦有辭赴闕三狀第云抱病日久未任跋涉稍可支持復備官使猶且乞一分司官於江寧府居住冀便將理則三狀如一曷嘗堅臥不起哉自是未及分司而英廟崩矣其二曰治平四年正月英廟崩神宗即位閏三月安石出知江寧府然猶有辭

知江寧府狀以疾尚未瘳也比緣申命曲加而後受之九月以安石爲翰林學士自是不關閤辭者考安石前辭試館職辭集賢校理辭同修起居注則皆有故其書具在非苟爲辭讓者山林獨往之思生平交遊往來書牘未嘗稍見於詩文無論對君無有也而誨顚以此誣之何耶且即如誨言在先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在陛下乃有金鑾侍從之樂慢於前而恭於後以是合而詘之可也而必分爲二事乃得成其爲十事亦傎甚矣其三曰考葉夢得石林燕語熙寧

初侍講官建議復坐講者呂申公王荆公吳冲卿同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宇夫皆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爲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申公等議遂格是王坐講者非一人何得以安不獨見之彈章且其事已格何其罪猶不可追也其後元祐初程頤爲崇政殿說書疏請坐講殿上甚力其時給事中顧臨以爲不可頤遂復上太皇太后書辨論顧臨非是至千五百餘言之多然後來通鑑綱目只載頤經筵講讀疏言豫養君德而

不及坐講一事豈以嚮時呂誨攻安石太過故
不得不爲伊川諱言之歟且自是講學之徒亦
無以坐講復議安石者豈其旣於伊川諱言之
而安石亦遂得從末減歟其四曰自新法行舉
朝歸過於安石有惡而無美有非而無是若曰
掠美於巳不知此時更有何美可掠誨能實指
其所掠之美安在乎若曰非則歛怨於君則衆
所攻者新法所怨者安石不知更有何非可獨
歛怨於君誨亦能實指其事否也其五曰登州
阿芸之獄議自許遵而安石主之安石即不免

於失出亦君子過於仁者也觀其答許朝議書曰連得誨示豈勝感慰項在朝廷觀公議法每求所以生之想今爲州亦用此意公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當以此也而安石之意可知矣東軒筆錄亦以安石此議爲近於仁人之言遵字仲塗嘗知宿州登州其六曰王氏自真宗咸平三年王貫之登進士榜祥符八年益則貫之之兄之子也仁宗慶歷二年益之子安石六年沆則安石從弟也皇祐元年安仁爲安石兄嘉祐六年安禮爲安石弟英宗治平四年雱則安石子

此六十八年中祖孫父子兄弟登進士者七人以文學聲名言之自安石而外尤推安國嘉祐五年歐陽公送平甫下第詩自慚知子不能爲白首胡爲侍從官吳孝宗上張江東書稱道安國之賢欲舉之者甚衆皆可驗也熙寧元年安國由韓絳邵亢所薦召試賜進士及第於安石何與幸而安石子雱先一年成進士否則又不免掛彈章矣其七曰中書除目數日不决諭問安石乃帝意也安石言中書出牒唐介引太宗故事謂大事降勅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乃稱

聖旨帝以爲然遂止是神宗未嘗不用介言而
於安石有所偏聽也其入曰考唐介本傳介數
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辨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
疽發於背薨年六十而誨云嘗與唐介爭論謀
殺刑名則又似專爲阿芸事言之人死於病疽
常也介年六十而死尤常也介常以文彥博燈
籠錦事爭論於帝前至遭遣竄不死而死於爭
論失出一婦人死有重於泰山如是乎無惑乎
生老病死苦之說好事者又舉以爲訕笑也其
九曰自古亂亡之國起於宮闈者蓋多故矣而

惟兄弟尤甚是故親匕則諸父昆弟不怨以至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聖賢所著爲經者何其甚詳而有禮也前代以兄弟生亂見於春秋書衆矣故後世諸王分封必使出居於外以爲與其地近而偪不若疏遠而可長保無虞也岐嘉二王爲神宗同母兄弟親愛莫加焉熙寧初立著作佐郎章辟光以遷居外邸爲請則與陰邪小人私行離間者異矣神宗欲罪辟光亦親匕之道宜然安石獨違衆議不欲以深罪匕辟光要亦大臣謀國防微杜漸之意也且嘉岐二

王本賢王熈寧以來岐王顥屢請居外章上輒卻是岐王之以禮自處也元豐八年神宗不豫先時岐嘉二王日問起居及旣降制立延安郡王傭爲皇太子卽令毋輒入夫以宣仁皇太后母子至親神宗二十年友愛至是何嫌何疑然猶若此者是乃宣仁之以禮處二王也元祐初始賜顥親賢坊與弟頵對邸且下制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王出居於外盖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居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

二聖不同同歸於道皆可以爲萬世法由是言之則辟光之請律以同歸於道之旨其不可以離間深罪罪之益明矣故出居於外是爲嚴朝廷之禮而武王之待周公後世豈復有能行之者哉誨之論安石十事以此列之次九惟曰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遂成其事朋黨有迹及考誨本傳云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不得遂上疏劾安石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云云據此似誨專爲爭辟光事不得

乃遂上疏則疏內十事不應以此列之次九又云辟光之謀本安石呂惠卿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據此以斷辟光果係二人所導則王呂實爲此案罪魁且又揚言於外誨尤必備聞之不難據情直指而此疏不及何也當時私書雜出此說未考出於何人而史書采之遂與本疏全然不合亦厚誣之一端也其十曰創置三司條例此議行新法之始也是時均輸保甲青苗雇役尚未施行而已洶匕若此又其所遣使者入人若劉彝謝卿材侯

叔獻程顥當時所號爲賢者皆在焉原其初心豈有意於任用小人以敗壞天下事哉嗚呼獻可之先見自溫公有言而後世多稱之然其所言往事秖如此其於所謂先見何如也謗嘗抗論濮議其語言狀貌載於歐公濮議甚詳究觀此疏若謗者其孔子所謂好直不好學者與
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
九月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呂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十月富弼罷爲武寧軍節度使判亳州

十月城綏州○熙寧二年三月秉常上誓表納塞門安遠二砦乞綏州詔許之十月命郭逵遂將置守具逵遣趙禼交夏人所納安遠塞門二砦就定地界夏人渝初盟禼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因改名綏德城

與趙禼書○某啟議者多言遂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卽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

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敵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卽與收接聞奏宜卽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考畧曰公言兵事始此此其安邊善後并援老氏
之言以爲戒公豈有意於黷武哉余始閱富弼
傳神宗初立首問邊事弼對曰陛下當布德施
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疑此必非鄭國之言也
已而知其出於邵氏聞見錄并舉熙豐二十年
間用兵事以爲安石罪可謂誣罔之極矣末年
神宗又謂宰相曰自後更不用兵與卿等共享
太平此直兒童之見蠢劣之尤甚者名臣錄采
之何也

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

十二月增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宮觀官以處鄉監監司知州之老者

考略曰據此與職官志所載祠祿絕異亦與所載王安石以處異議者不合